



五 這偌大的紫禁城，裏面暗藏着層層宮門。門有時開啓，有時關閉，把偌大的紫禁城，連接成一個時斷時續、時分時合的空間體系。早年以遊客身份去故宮，感覺最奇特的就是那些門。封閉的牆和開啓的門，造成一種先抑後揚的視覺效果。牆把我們的目光封閉在一個單元的空間裏，為建築製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視覺效果；門又讓我們的目光穿透牆的圍困，抵達宮殿的深處，探測着幽深的心理深度。每當我們登上太和門的台階時，敞開的太和門猶如一個取景框，為藍天下的太和殿剪裁出一個矩形的圖像，而更神奇之處在於，隨着我們腳步的移動，取景框裏的圖像也不停地變動，彷彿遊走的不是我們的腳步，而是建築本身。

很多人覺得紫禁城很神祕，而它的神祕色彩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門營造的。因為那些時開時閉的門，給紫禁城造成一種半掩半露的效果，人們永遠猜測不到，在門的後面，藏着怎樣一個世界。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多年的我，對門後世界的好奇心絲毫未減，依

午門以深

祝 勇

然時常像孩子一樣把眼睛爬在門縫上，窺視門背後的風吹草動。

有一次開會，從院辦的會議室出來，已是晚上九點。走過黑寂無人的宮殿，回到西北角樓下，研究院的門口（故宮研究院是紫禁城西北角一座四合院），發現院門已鎖，我已無法取回放在辦公室裏的書包——我家的鑰匙，就放在那書包裏。我得先拿到研究院院門的鑰匙，才能拿到我家裏的鑰匙。

我第一次發現，鑰匙如此重要。許多次回家找不到鑰匙，都找開鎖匠開門。但在故宮，這不可能。同事們早已下班，這寒冬的夜晚，我實在不忍讓他們回來。

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多年，那天夜裏，我第一次去了鑰匙房。同事告訴我，那裏有備用鑰匙（可見我很少在故宮加班）。我在黑夜中找到鑰匙房的門，才能打開研究院的門，進而打開自己的家門。那晚的經歷，那麼具體隱喻性。無窮無盡的門，開啓了我們從一個空間向另一個空間的旅程。每一個空間，似乎都潛伏在上一個空間的後面，一層層

地打開。在進入上一層空間時，我們甚至無法預料下一層空間究竟是什麼樣的。

每逢夜晚降臨，重重宮門都要由該門的護軍參領負責，按時關閉上鎖，將鑰匙送到闕左門，統一呈交給景運門三旗司鑰長及五旗司鑰長。天亮時分，各屬護軍再領到鑰匙，打開各自掌管的宮門，如有曠職，或擅自使人出入者，各論如法。

牆與門，既是對立體，也是統一體。關上門，世界就是小的，比如對於南宮裏的朱祁鎮來說，紫禁城就是一座囚牢；打開門，世界立刻變得無限大，從一座宮殿抵達另一個宮殿，要穿越無窮無盡的宮門，尤其對於明仁宗朱高熾（洪熙）來說，無異於一種繁重的勞動，因為他身寬體胖，走路都要氣喘（連他的父親朱棣都嫌棄他），而他的寢宮，偏偏選在後宮最北端的欽安殿，每次上朝，要由北向南穿過重重宮門，才能抵達御門聽政的奉天門。在他眼裏，宮殿就是深不可測的道路，以及沒完沒了的奔波。

朱高熾當然會乘坐交通工具，而不會用



腳步去丈量大地。那種交通工具被稱作「輦」，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閻立本《步輦圖》（北宋摹本）上，我們可以看到「輦」的大致樣子。但以他的身量，乘輦恐怕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（對抬輦人就更不簡單），上輦下輦，都很費體力，或許還需要技巧，在輦上顛來盪去，更讓他心率過速。

相比之下，上朝大臣更加辛苦，尤其年



◀▲明仁宗朱高熾身寬體胖，寢宮卻選在後宮最北端的欽安殿 資料圖片

事已高、行動不便的大臣，步行穿越宮殿中，也並非易事。每日早朝，他們要先由承天門（清代以後稱天安門）、端門、午門（或者從東安門入東華門）集合進宮，走不動就讓宦官挾着兩腋，不是扶老攜幼，是連拉帶拽，拖到皇帝面前，不像朝廷命臣，倒像是被劫持的人質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九歌中的人神戀曲

沈 言



在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的儒家語境下，中國的人神戀愛故事遠不及希臘神話熱烈奔放。早在《楚辭》的《九歌》中，業已開啓含蓄婉約的人戀神單相思模式。

話說特殊的時空背景，造成楚人敬神近鬼信巫，與巫文化結下不解之緣。據《國語·楚語下》記載：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糅，不可方物。」在華夏先民的精神世界，神靈既是信仰化身，亦是世俗代言。祭祀儀式中，由女巫和男覡扮演請神角色，載歌載舞，在咒語頌詞中祈祝諸神降臨，庇佑賜福，趨吉避凶。

渾沌初開，初民以人性揣度神性，推己及神，賦予神靈七情六欲，套用人類喜好，假想取悅神靈。巫、覡以肉身供養逢迎，女巫以女身蠱惑男神附體，男覡則以男身蠱惑女神附體，充滿色誘張力。正如朱熹在《楚辭集注》中云：「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，其祀必使巫覡作樂，歌舞以娛神。蠻荆陋俗，詞既鄙俚，而其陰陽人鬼之間，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」。及在《楚辭辯證》中又云：「或以陰巫下陽神，或以陽主接陰鬼，則其辭之褻慢淫荒，當有不可道者。」

其時，楚人淫祀之風極盛，以情愉神、以色賄神，成為祭神儀式的經典橋段。其中，不乏人神戀情節，獨具地域和民族特色，為人神文學創作提供沃土。屈原的《九歌》正是脫胎於楚地原始祭歌。從天神、地祇到人鬼，借助浪漫主義詩人的生花妙筆，去蕪存菁，化腐朽為神奇，原本下里巴人的鄉野村言，華麗變身陽春白雪的楚辭文章。

在《九歌》中，雖然諸神並未自持神力高高在上，反而大顯神通保護安民，但置身人神戀情境，卻是可望而不可即。人神交接的艱難，賦予人神戀以悲劇色彩，一如《文心雕龍》評曰「綺靡傷情」。人對於神，既敬且畏又愛，難免陷於被動，糾結於思慕與自卑、等待與痛苦之間。

那是雲中君「靈皇皇兮既降，森遠舉兮雲中」，去留無意。空餘人兀自默念「思夫君兮太息，極勞心兮忡忡」，一聲嘆息，盡顯憂心忡忡；那是大司命「乘龍兮轆轤，高馳兮沖天」，不戀情情。空餘人獨自苦吟「結桂枝兮延佇，羌愈思兮愁人」，一腔痴情，任憑落花兮人獨立；那是少司命「入不言兮出不辭，乘回風兮載雲旗」，往來倏忽。空餘人逕自哀鳴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」，一句感喟，演化「千古情語之祖」。

人神戀纏綿徘徊，有冀求而神不來的思慕之情，有等待而神不至的猜疑之心。相見時難別亦難，縱有甜蜜與喜悅，亦只是曇花一現。人與神終究無法長相廝守，空餘無果的追尋、無盡的等待、無望的守候。

縱使人不停追隨大司命，「吾與君兮齊速」，卻也無從挽留神的腳步。於是「折疏麻兮瑤華，將以遺兮離居」，喃喃自語「老冉冉兮既極，不寢近兮愈疏」，凡人壽命有限，轉瞬年老色衰，一念後會無期，不禁悲從中來。唯以生死有命聊以自慰，「固人命兮有當，孰離合兮可為」，徒嘆奈何。

縱使人獨獲少司命垂青，「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」，最終亦只能自我麻醉在「與女沐兮咸池，晞女發兮陽之阿」的幻想中。「臨風恍兮浩歌」，長歌當哭，情何以堪。

縱使人與河伯暢遊山水，「與女遊兮九河，衝風起兮水揚波」，卻是好景不常，「日將暮兮悵忘歸，惟極浦兮寢懷」。分別在即，唯有無語問蒼天，無限唏噓。

《九歌》中的人神戀曲，將人神殊途、愛而不得的「企慕情境」發揮到極致。從一廂情願，到一往情深，卑微而傷感，迷惘而悵楚，如泣如訴，扣人心弦。一如錢鍾書先生所言：「神道之與人事如影之肖形，響之答聲也。」人神戀的悲劇性，恰似中國式愛情悲劇的一縷文學香魂。

高錕：天才科學家+

黃維樑



自由談 九月二十三日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，同日上午「光纖之父」高錕先生（一九三—二〇一八）在香港逝世。沒有光纖，高速通訊不可能普及；與高速通訊息息相關的高鐵發展，一定滯後；現代人美好便捷的生活，一定打折。一九六六年高錕博士發表突破性論文，開始光纖通訊研究和落實應用，終於造出了光纖。他因為科學上這項成就，在二〇〇九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。

其實高錕在一九九〇年代已獲得類同諾獎的馬克尼獎；一九九九年《亞洲新聞》（Asiaweek）評選二十世紀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，結果由甘地、黑澤明、索尼（Sony）創始人盛田昭夫、鄧小平和高錕五人膺選。「亞洲世紀五傑」這個榮譽，應該比諾獎更高；而浩浩太空中，已有一顆星被命名為高錕星。諾獎榮譽遲來，高智的科學家高錕，得獎時已成爲低智的老人，忘記了對全球人類貢獻巨大的光纖為何物；對得獎的事，茫茫然不知道怎樣反應。他在二〇〇四年被診斷患了認知障礙症（又稱腦退化症，即阿茲海默症）。那年獲獎消息發布後，報載高先生有感想發表：「有賴光纖的出現，這個喜訊已於瞬間傳到千里。」我想，語帶幽默的說辭一定是家人代擬的。那年冬天，他在妥善保護下赴瑞典領獎。爲了避免行動有差錯，在典禮中，瑞典國王破例走近高錕，把獎頒給他，而非由獲獎者走到國王跟前領獎。忘記了光纖，忘記了諾獎，後來病情惡化，連日夕相伴呵護的愛妻名字也忘記了。

一九八七—一九六六年高錕教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，科學家成爲教育家。九年裏，除了管治學校、增強學術研究之外，校內一些無關教學的事情，還要處理。一九九三年中大三十周年校慶典禮，幾個學生藉故鬧事。在場的記者典禮後問高校長，如何處分鬧事的學生；高校長露出他「招牌式」的笑容，用低調平和的語氣回答：「我爲什麼要懲罰他們？學生可以自由表達意見！」這裏的高錕，是慈父型的教育家。「慈父」喜歡與學子溝通，而行事



爲人低調。有一段日子，爲了親切了解學生，他不微服而「出巡」：每星期有一個下午，單獨在校園漫步，與學生隨意交談。一次，遇到一個學生，寒暄了幾句。另一個學生走過來，她與先來的學生同班，兩個學生講話，旁如無人，高校長頓遭冷落。過了一會，那第二個學生看看高先生，又看看她的同學，問道：「噢，這個阿伯是誰啊？」渾然不知這位阿伯就是她所在大學的校長。這個尷尬的故事，是不自以爲高人一等的高校長，在校內公開場合親口說出來的；說時笑容燦爛，說完自己哈哈大笑。這事情我親眼看到、親耳聽到。

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，一向和美國的耶魯大學有學生交流活動。有一年，我負責甄選學生，面見多個申請赴耶魯交流者。我有一道問題，問當今美國總統是誰，答了；問中大校長姓甚名誰，竟然有兩、三人答不出來。這可能和高校長低調、少「出鏡」有關（當然也可能由於學生不問校事）。科學家默默做實驗，教育家默默培育人。高校長一九九六年從中大退休後，與幾位同道興辦了小學、中學，繼續爲教育下一代盡心盡力。

高先生是科學家、教育家，文學修養也頗佳。有一次會晤，談完公事，他問我對《三國演義》一些人物的看法。我有點驚訝；他要考一考我，還是虛心請問？我匆匆只說了幾句，因為恐怕耽

擱他的時間。他頗爲尊重文科。一九九四年校內高層校務會議決定，把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授予錢鍾書先生。高校長鄭重處理此事。校方致電錢老，表示請他接受學位之意，錢老婉拒。高教授如做實驗一般鍥而不捨。大學裏有人知道我與錢老有交往，高校長於是派我專程飛赴北京，到錢府呈交請錢氏接受榮譽學位的信件。我遵命北上造訪錢府（這是我第二次拜訪錢老，第一次在一九八四年）。錢老已婉拒過多間大學的榮譽學位，不想破例；我功敗而回，高校長表示尊重錢老。他主政期間，中大持續發展，師生人數日增，校務也日繁。文學院一位講師因為多次申請升級，沒有通過，乃直接向高校長申訴。想不到他親自處理這個案，結果這位講師得直升職。我想高錕當校長期間，研究工作一定被迫放下來，全力處理校政。

我對高校長印象最深的事，與台灣一位學者相關。某年耶誕節前一句左右，校長的秘書來電話，要我接待校長一位到訪的親戚，因為該親戚指定最好與我見面。秘書特別說明，我至多跟這位親戚吃一頓飯談談就可以了；並說親戚所有住宿等費用，由校長個人支付。我遵囑在指定日子接待了。這位親戚是詩人、學者，當時沒有理想的固定職業。他來探望做了校長的叔伯輩，有沒有謀職之意呢？他如有意，而高校長有力，要在中文系或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類單



◀「光纖之父」高錕上月在港逝世 資料圖片

位安插親戚一個位置，可說十分容易。然而，接待之後多個月，一年，兩年，都沒有新來一位校長親戚的消息。倒是接待後好幾次在校內場合見面時，高校長總要綻開笑容，表示感謝我那次抽空接待。

高錕逝世當日，香港的電視台關於高錕的頭條新聞報道長達七、八分鐘。翌日，香港各家報紙大篇幅廣爲報道；中大校內則設置弔唁區，供公眾悼念。高錕少年時在香港讀中學；任中大校長前，曾在中大教書多年；自校長職位退休後，長時期在香港居住。香港人對這位成就卓越的「光纖之父」、對又是智者又是仁者的香港人倍加尊崇。

我還沒有前往弔唁致敬，就先讀到中大前校長金耀基教授的一番話。他在中大弔唁之餘，回答在場記者的詢問，講述和高錕校長共事和交往的經歷，又轉述高夫人當前的心聲。他對高錕的評價，是「天才科學家」，其「一生相當偉大」。老校長講話時多次搖頭感嘆：「He is a good man」（他是個好人）。形容詞「good」自然是正面的，但級別並不高。我想，這樣的形容詞正好表示逝者一生平易近人，而非高不可攀。人已逝，動詞理應用過去式，而金教授用了現在式的「is」；這裏面蘊含了音容宛在、雖死猶生之意？

〔附記〕本文的題目中，「+」這個符號要略加解釋。它是數學符號中的「加」號，英文是「plus」。香港正在興建的西九文化區，有大型建築物名為「M+」，M是museum，即博物館。這座「M+」建築，除了主要的博物館展覽廳之外，還有電影院、演講廳、學習中心、博物館商店、媒體中心等。換言之，「+」的意思是原本事物之外，還加上和它相關的設施、功能。有一種手機稱為「XXX-Plus」，意思是原本的設備、功能之外，還有新加上（另外加上）的相關設備、功能。新潮流所及，目前號稱「XXX-+」或「XXX-plus」的事物頗有不少。科學特別強調創新，本文的「主角」高錕先生是科學家，而又是教育家，文學修養也具備，所以筆者用了個新文的符號「+」，來表示高錕不只是科學家而已。

寒露洗清秋

馬 文



廿四節氣 有道是「寒露洗清秋」今日已是寒露，吳澄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道曰：「露氣寒冷，將凝結也。」寒露節氣裏的秋風一起，便洗淨天地，露已寒，將爲霜，而在白露節氣產生的露水，到了寒露便將要凝結成霜了。

從白露到寒露，世間周轉的萬物皆已改換容顏。綠葉變黃，青草漸枯，夏花皆敗，秋菊正盛。所謂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」寒露在古人眼中便是這般絕美。白居易有詩曰：「嫋嫋涼風動，淒淒寒露零。蘭衰花始白，荷破葉猶青。」屈原有詞道：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，這餐英飲露的高潔與孤傲，讓人動容。

寒露，便是這秋季裏最美的時刻。

美則美矣，寒露時節裏是最需要多加注意保養身體的。早晚的寒冷，讓人添衣，中午的溫暖，讓人暖心，可以說這同時也是一個秋衣褲們蠢蠢欲動的時節。雖說「春捂秋凍」的說法，早已爛熟於心，但父母那「多穿衣，別着涼」的叮嚀，還是會讓我們在「穿」與「不穿」間徘徊許久。

初秋菊花便已開，到了寒露時節，人們便喜歡釀製菊花酒。這早在漢魏時期就已盛行。據《西京雜記》載稱「菊花舒時，並採莖葉，雜黍爲釀之，故謂之菊花酒。」菊花酒，古稱「長壽酒」，其味清涼甜美。明代醫學家李時珍便說到，菊花可「治頭風、明目耳、去癰瘰、治百病」。把甘菊花、枸杞等，加水煎汁，過濾待用，再把糯米加水煎至

半熟，瀝乾後，與菊花汁混勻煮熟，拌入適量酒麴，裝入瓦罐發酵，直到甜味漸出，菊花美酒便成了。親友們三五相邀，飲菊酒，賞黃花，縱使微醉，也別有情趣。在這個時節，古人們還要吃花糕。花糕因「糕」與「高」諧音，因此以「食糕」代替「登高」，人們藉此祈求平安吉祥，百事俱高。即使至今，仍有部分地區，保留這一習俗。

民諺中則有「立秋核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紅了皮。」寒露時節，正是吃柿子的好時候。柿子因其與「事」、「世」等字諧音，因此還有着吉祥的寓意。柿子固然顏高味美，但卻有着自己的小脾氣。柿子果味甘澀、性寒，入肺、脾、胃，具有清熱潤肺、補虛止咳、利腸除痰的功效。唐代的《酉陽雜俎》就曾讚嘆：「柿有七絕：一多壽，二多陰，

三無鳥巢，四無蟲蠹，五霜葉可玩，六佳實可啖，七落葉肥大，可以臨書。」食柿雖好處不少，但猛食、過食或空腹食柿子易形成胃柿石，而且不宜與螃蟹等海鮮、河鮮同食，因此食柿，還是有法有度才好。

除了柿子，「寒露收山楂，霜降刨地瓜」，寒露時節裏的山楂也紅了，採山楂的歡樂時光也隨之而來。回憶兒時，每逢山楂成熟，我都會站在樹上搖晃樹枝，折騰得滿樹紅果掉落一地，然後認真地撿拾到筐裏，童趣盎然。但我們大多數人與山楂的依戀，還是停留於口舌。山楂味酸甘、性微溫，但它和柿子一樣，多食易形成胃石，同樣在食用上要有節制。

寒露已到，重陽將至，金秋唯美，瓜果香甜，便在此時了。